

那一年，太后的面子，夺回了；
大清的面子，却丢了……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LEASURE

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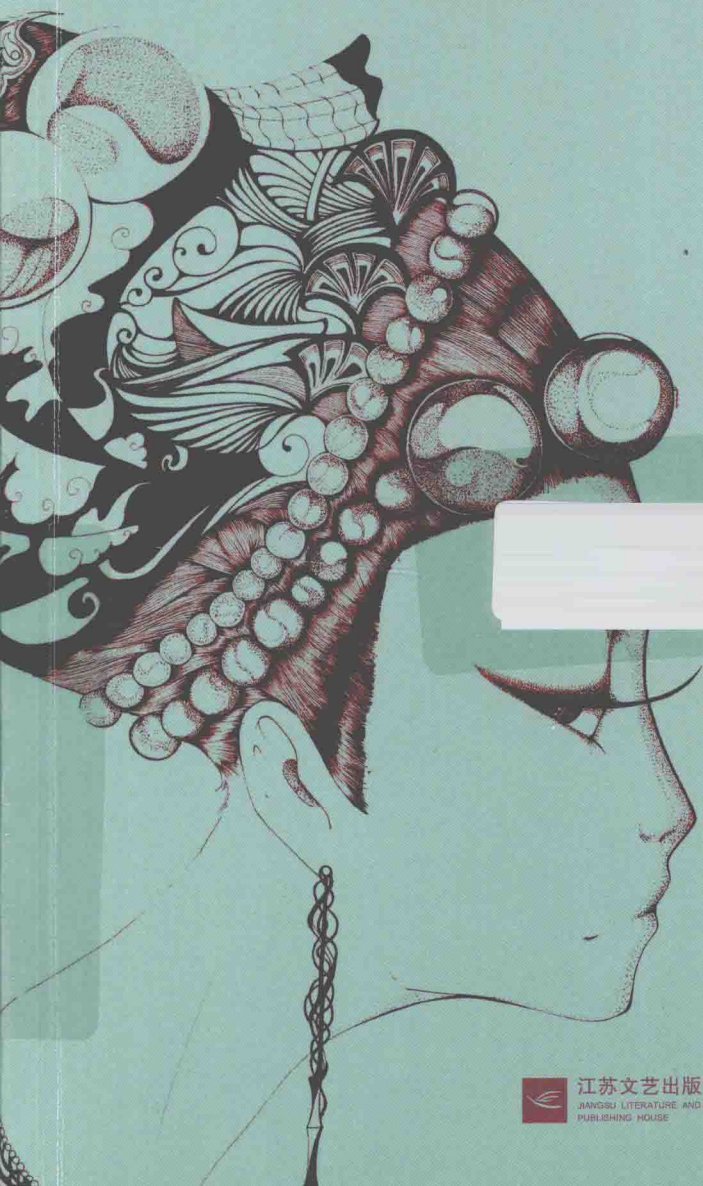
[英] 亚当·威廉姆斯 著
赵文伟 刘积源 译

禧

的

Adam Williams

面子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LEASURE

慈禧的面子

[英] 亚当·威廉姆斯 著
赵文伟 刘积源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的面子 / (英) 威廉姆斯 (Williams, A.) 著;
赵文伟, 刘积源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leasure
ISBN 978-7-5399-7419-4

I. ①慈… II. ①威… ②赵… ③刘… III. ①长篇历
史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9066号

书 名 慈禧的面子

著 者 [英] 亚当·威廉姆斯

译 者 赵文伟 刘积源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康晓硕

责任校对 孔智敏

插画设计 JAMU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内文设计 张颖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7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19-4

定 价 4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要人物表

Adam Williams

亨利·曼纳斯：英国间谍，为刘道台与日本人搭线交易军火。海伦·弗朗西丝的情人。

海伦·弗朗西丝：汤姆·卡伯特的未婚妻，却爱上了亨利·曼纳斯。

爱德华·艾顿：英国医生，在狮山城外开了一家教会医院，以行医的方式来传教。

内莉：艾顿的妻子。

弗兰克·德拉梅尔：海伦·弗朗西丝的父亲，在中国做洗涤碱生意。

汤姆·卡伯特：海伦·弗朗西丝的未婚夫，在义和团骚乱时遇害。

塞普蒂默斯·梅勒伍德：美国传教士，传教方式较激进，一家人在义和团骚乱时遇害。

海勒姆：塞普蒂默斯·梅勒伍德的儿子，离家出走后曾被囚禁在天乐院，成为变童。

范一梅：林富波的情人，天乐院的妓女。

刘道台：清政府驻狮山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林富波：刘道台手下的把总，最后与金管家勾结，背叛了道台。

金管家：刘道台的管家，最后背叛了道台。

刘妈妈：天乐院的老鸨。

仁仁：刘妈妈的儿子，变童癖，施虐狂。

秀吉太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甲午战争时曾俘虏和羞辱过林富波。

王铁人：狮山的土匪，后来成为了义和团首领。

托钵僧：义和团的神秘和尚。



目录

引子 1899，来自中国的报告 / 001

第一章 衙门论道 / 006

这些洋人知识渊博、学识深厚、技术精湛，却又那么愚蠢，连最基本的生活哲学都理解不了。在说到王铁人和秘密社团的时候，他是不是另有所指呢？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谣言，但他不可能了解秘密社团的动向。虽然外国人对物质世界了如指掌，但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的某些方面。

第二章 一见钟情 / 025

白发男人举起手，巨人们将大刀挥舞到空中。“砍！”穿蓝袍的人尖叫了一声，刀刃向下，画出一条流畅的弧线。十一个人倒地，十一颗人头似乎从他们的身体里弹跳出来，在沙地上骨碌了几下后停了下来。围观的人发出心满意足的呼喊声。鲜血从被砍了头的尸体上喷射出来。

第三章 羊入虎口 / 050

刘妈妈轻轻拍了几下门。仁仁的眼睛睁开了，他朝偷窥孔这边点了一下头，随即慢慢地把胳膊从男孩的肩膀上挪开，轻轻地把男孩摇醒。金管家注意到男孩那张瘦削且稍显惊慌的脸上有一双惊愕的绿眼睛。仁仁笑了，捏了一下男孩的脸蛋，男孩也回了他一个微笑。仁仁在浴盆中站起身，随后把男孩也拉了起来。

第四章 绳之以“法” / 073

囚犯的上衣被褪到腰里，脖子上戴着大木枷，脑袋和双手从枷洞里伸出来，背后插着书写罪状的亡命牌。他们愁眉苦脸地靠坐在衙门的墙边，沉重的木枷压弯了腰，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士兵看守。道台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抬起头，但悲惨麻木的目光中没了希望。

第五章 道台见洋人 / 094

人群中显现出骚动的迹象，他们正全力冲破林富波的士兵排成的人墙。人们不加选择地将蔬菜之类的东西掷向死刑犯、士兵和梅勒伍德。道台似乎听到有人在喊：“杀死洋鬼子！”片刻后，这个想法得到了证实，更多人开始呼喊这个口号。道台觉察到了暴动的苗头。

第六章 偷吃禁果 / 120

他轻轻脱下她被雨水浸透的旅行斗篷，又轻轻解开她湿塌塌的外套和衬衫的扣子。他松开她的裙子，裙子滑落在地。她似笑非笑地站在那里，一点也不反抗，被动地允许他将她的胳膊举过头顶，脱下她滴水的内衣，她依次伸出两条腿，让他拉掉湿漉漉的长袜。很快，她就变得一丝不挂了。

第七章 黑云压城 / 149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义和团狂热突然爆发，向西越过直隶省的边界，进入山西境内，疾如野火燎原。在他所在的那个地区，乡野村庄均允许在寺庙的空地上公开习拳练艺，有时候，他们甚至在衙门口设坛。教民家庭和男孩子成群结队跑去参加义和团的农民家庭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就连乡绅都为武术社团捐资。

第八章 火车，火车 / 160

当厄运轰隆隆降临在他身上时，那个义和团和尚就那么镇定地站在铁轨上。他抬起一只手，像魔法师一样试图拦住那个恶魔，接着，他被蒸汽包裹起来了，金属做的魔鬼尖叫着从他站的那个地方开了过去。

第九章 天乐院的秘密 / 185

晌午过后，这群人突然涌进她的院子里，吵吵嚷嚷地游行示威。他们头上缠着黄头巾，有个人扛着一面绸子大旗，旗子上画了根黑色的棍子，上书血红的大字：“报应”。仁仁光着膀子，手握大刀，大喊大叫，闪转腾挪，显然，他不是着了魔，就是喝多了，在他拙劣模仿武术动作的同时，有人在一旁咚咚地敲鼓。

第十章 法力初现 / 206

两个人在母熊的重压下拼命挣扎。母熊被钉在两根杆子上，在它痛苦地扭动庞大的身躯时，压弯的杆子在他们头顶摇动。它用牙齿和弯曲的爪子猛击给它带来痛苦的人。鲜血和口沫浸透了他们的衣服。当母熊努力要将对方置于死地时，发出了一声坚定的类似猫叫的声音。

第十一章 声东击西 / 239

这个投射物似乎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水桶仿佛在半空悬停了片刻，接着，水和肥皂泡炸开，如云彩一般落在搏斗者的身上，浇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同时，在不经意间，这桶水随着嘶嘶声浇灭了正在往墙上爬的蓝色的小火舌。最后，那只水桶毅然决然地砸在了塞普蒂默斯·梅勒伍德的脑袋上。

第十二章 大屠杀 / 267

弗兰克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白衬衫，似乎是在研究从里面渗出来的血。他可能注意到了，血和那把斧子上的流苏的颜色差不多，都是深红色的。他吃力地抬起手摸着那个插在他身体里与他格格不入的凶器。更多的血从他的嘴里喷涌出来，流苏从他松软的指缝间滑落，他的身体向前一扑，栽倒在地。

第十三章 骚乱乍起 / 291

费舍尔惊恐地看到一根道钉从人群中飞了出来，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然后缓缓地坠落下来，正好击中了查理张的头部。他慌忙伸手掏枪，但他的双臂被人从后面绑住了。他听到一声枪响。显然，鲍威尔比他的动作更快，但他的胳膊也缚住了。

第十四章 固守待援 / 319

她躺在床上，脸颊火辣辣地疼。又有几只蚂蚁从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里爬了出来。她望着它们。外面响动着鼓声。她伸手抓到了睡衣，但并没有将它套在身上。她把睡衣揉成一团抱在怀里，膝盖抵着前胸，蜷成胎儿的模样。她把脸埋在枕头里，但她哭不出来。

第十五章 一线生机 / 337

医生痛苦地朝身后看了最后一眼，窗前的那几张脸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只是塞普蒂默斯和汤姆，还有费舍尔先生、卡特里娜和鲍威尔先生，刚才菲尔丁那么一闹，他们大概也被吵醒了。他们的脸色阴沉、惆怅，在医生看来，甚至充满了责备。没有一个人向他挥手告别。

第十六章 沉痛一幕 / 356

差不多算是结束了，医生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时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里全是血。他摇了摇头，转向抓着他袖子的曼纳斯。“我是个叛徒，”他轻声说，“我本来应该和他们在一起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年轻人，“我本来应该在那儿。”

第十七章 深仇大恨 / 366

她又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亨利，由于拼命挣扎，他的脸变成了紫红色，眼球也凸出来了，目光中充满绝望和仇恨，他对她无声地尖叫，她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虽然他们都和她有关，但此刻他们就像外星人。不管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都只是内心的挣扎。

第十八章 逃离魔窟 / 391

他们发现帐篷区那边林富波留下来站岗的五六个骑兵从山上疾驰而下，边骑马，边开卡宾枪。红色和黄色的旗子在半山腰飘扬，好几百名拳民从树林中鱼贯而出。骑在马上示意他们向前冲的是一个五短身材，蓄着胡子，手提巨斧的男子。

第十九章 战斗与阴谋 / 418

将静止不动的车厢包围起来的拳匪们有如一条越盘越紧的斑点蛇，又好似一条长着红色、黄色、绿色和黑色鳞片的巨龙正摇头晃尾地滑向它打算吞掉的车厢。起初，士兵们徒劳地抵抗义和团入侵时，林富波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看到远处冒起的阵阵白烟，但很快，车厢就被那条蛇缠绕起来了。

第二十章 流浪，流浪 / 445

他们瘦弱的身体上满是伤痕，他们的脚包裹在破烂的鞋子里，上面起了很多水泡，他们个个虱子缠身，昆虫叮咬的地方化脓溃烂了。但是，除了腹泻之外，他们谁也没有罹患严重的疾病，这真是一个奇迹。

第二十一章 京城无战事 / 463

公使馆区尚未恢复到之前的模样，但是成群的苦力日夜劳作，在那些外国列强旧机构的废墟上为各国使节修建气派的住宅。攻城期间形成的垃圾最终从英国公使馆附近清理干净了。某天晚上，窦纳乐夫人公馆的窗户里透出明亮的灯光，传出了悦耳的音乐，她开始了京城攻陷后的首次舞会。

第二十二章 伤离别 / 475

他突然转过身离开了。她注视着他一瘸一拐地走下了月台，但他的后背却挺得笔直。机车司机按下了驱动杆，一股蒸汽腾空而起。而此刻，亨利的身影已经渐渐模糊，继而消失在一团烟雾之中。

第二十三章 狮山黎明 / 501

一会儿功夫，他们的马车已经进入了城门，他抬头仰望着头顶上方的那个铁闸门。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亚瑟进入了狮山城。他感到自己掀开了人生的崭新一页——这是一次伟大冒险的开始。

后记 / 514

1899，来自中国的报告

英国公使馆，北京，1899年7月

地理读物会告诉你夏日里的沙尘暴通常都来势迅猛，虽然这种天气在夏季很罕见。

这个夏季就刮起了一场沙尘暴。来自西伯利亚的强风吹进了华北平原赤日炎炎的低洼地带，三年的干旱使得这一地区始终处于裸露状态。因此这场风不费吹灰之力就席卷起戈壁滩上的沙粒和黄河沿线坡地上粉末状的黄尘。裹挟在大风中的尘土肆虐在龟裂的农田上，天空中只看得见琥珀色的云层。

在这个夏夜里，汹涌而来的沙尘暴吞没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一股又一股旋卷着土的风在胡同里肆虐而过，扑倒了一家又一家店铺的招牌，击碎了一个又一个院落的大门。即使那些敢于面对飞沙走石贸然外出的人，都被风撕裂了皮肤。

这一天不见暮色，惨淡的日头在正当午时就被熄灭了，正午不知不觉融入到了更浓重的黑暗中。住在北京城里的人在自家密不透风的房子里闷热的空气中蜷缩着，害怕地听着窗外厉声呼啸而过的狂风。

这天夜里，使馆区没有举办晚宴。舞厅里奢华的大吊灯不再闪耀着光芒，大大小小的马车连同马匹一起被锁在了马厩里。不太走运的巡逻哨兵把脸包裹得严严实实，尽量避免沙尘的袭击。公使和他们的夫人也很早就寝了。

英国公使馆通常会在夏季的夜晚用灯笼把院子装点得像一个仙境。这座豪华别

墅曾经属于满族贵族所有，而今的女主人是窦纳乐夫人，她不仅喜欢这座庭院的中国气氛，还喜欢添加少许日式装饰。作为在京外国人里地位最显要的女性，窦纳乐夫人十分清楚前来自己官邸赴宴的各国代表都有着怎样的口味，呈现出来宾心目中的中国景象远比让他们看到院外污垢不堪的现实重要得多。

然而，这个夜晚，所有华而不实的装饰都被撤除了，中国式的亭榭和装饰过的拱廊，还有各处的梁柱同飞檐都像皇城里其他住宅一样暴露在沙尘暴中。狂风如同暴烈的幽灵一般舔舐过走廊，覆盖在窗户玻璃外的木板在风中嘎嘎作响。银杏树就像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一样挥舞着枝条，扇形的树叶抽打着疾驰而来的沙粒。深灰色的阴影映衬下，夜空显得更加黑暗。

窦纳乐爵士和夫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东西。他们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安然入睡，躺在自己的床上，上面还悬挂着蚊帐。深灰色的阴影映衬下，夜空显得更加黑暗。

这个夜里只有一个官员醒着，暗淡的灯光从他的房间窗户里透出来。这里面住的是一位翻译，一个最近刚被派驻到使馆的英国青年。他只穿着一件衬衣，俯身趴在一张小小的写字台上，桌上的油灯火光摇曳。他正在撰写着一封急件，这并不是公使的命令，这会儿也不是办公时间。他汗流浹背，瘦削的面庞被倦意蹂躏得非常痛苦；每听到一丝动静，他那泛红的双眼便会瞪大。偶尔他也会停住手，放下手里的笔后走到门口，瞄一眼房门外漆黑的走廊，然后再回到手稿前，不时把笔在墨水瓶里蘸一蘸。他心急火燎地写着信，不过字迹看上去却工整干净。

大人已经获悉德国人在山东的活动情况。我们获知他们已经在去年攫取的胶州湾租界内建立了具有实际职权的殖民政府。这一举动同该国传教团的傲慢行径一样令人担忧，此前德国军队就经常拒绝对本国传教团维护信教团体的行为给予支持；传教团因所谓的会堂遭受袭击而索要的赔款着实有些贪心。在一个具有叛乱和匪患历史的省份，这种行为招致了潜在的危险。况且这个地区还是不少武术流派及秘密社团的发祥地，而这些武术流派和秘密社团又在各个类似该省一样的贫困地区形态各异蓬勃发展着。

楼下的地板突然发出一声巨响。他停下笔，盯着门口。又是一声巨响。“百叶窗。风声。仅此而已。”他咕哝了一句，继续写了下去。

在东北一带，俄国人的行为更令人惊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名义上不是，实质上也成为俄国人的保护地，俄国人的居心昭然若揭。早在1896年，他们就迫使前任外交大臣李鸿章签订了一份所谓的《防御同盟协议》，准许俄国人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延伸，横贯黑龙江。去年占领辽东半岛后，他们提出将那里划为租借地，并修建从哈尔滨到旅顺港、贯穿东北南北的铁路。清政府无视我们的抗议，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诚然，随着李鸿章的失宠，以及随后于去年夏天发生的保守派政变，一个更反动的政府倾向于不轻易答应外国的要求，但这并不能改变俄国人正在迅速修建铁路的事实。东北北部已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铁路运输网，未来一旦连通铁路与海路交通，俄国的经济（既已存在的军事）进步必将势不可当。整个东北将被并吞的前景已然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直到前不久，我们唯一被求助的还只是为政府所有的京奉铁路来筹集资金，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通往奉天的铁路干线即将完工。修建从锦州到狮山^[1]甚至跨越辽河的北支线的建议获得了董事会的批准。这么做不仅是基于明智的经济上的考量，还有不言而喻的战略意义。如果这条铁路能开启与俄方铁路运输并驾齐驱的局面，它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军事优势有所抵消。我们本来唯恐该公司的荣誉主席——碰巧就是将租借地划给俄国人的李鸿章，可能会反对这项计划，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支持该计划，这或许正应了“吃一堑长一智”这句古话。然而，修建铁路本身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到目前为止，尽管负责修造铁路的英德两国的工程师已竭尽所能，但工程的进展依然很缓慢。现在该是……

一颗沉甸甸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滴落到手稿上，墨水如蜘蛛网般润染开来。他小心翼翼地将吸墨纸盖在信笺上，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累极了……小憩片刻即可……他突然睁开双眼，又醒了过来，默默地站起身，伸手在架子上摸到半瓶白兰地，将酒瓶举到嘴边。这时，砰的一声响动，好像是从平台那边传过来的。他的身体顿时僵住了，他走到门口，在那儿足足站了五分钟才回来继续写信。

[1] 此地名为虚构。

现在应该另想对策了。我知道阁下不愿向这个跟英国没有直接利益瓜葛的地区进一步提供资金和帮助。您让我打探日本人的意图，我可以欣喜地告诉您，他们对俄方的怀疑与日俱增。皇军内部存在着“激进”派，即使今天，他们仍主张采取进攻策略以对抗在东北的俄国人。

门口突然响了一声，他被吓了一跳，接着又传来一声模糊不清的响动——那声哀号似乎盖过了屋外暴风雨的呼啸和楼下百叶窗破碎发出的巨响。那是微弱的人声，可能是一声呻吟，也可能是一声狂喜的呼喊。年轻人的腿向后顶了一下，推开椅子，狂乱地把手伸向高处。找不到更好的家什，他只得抓起一根板球棒，“谁在那儿？”他本想喊一嗓子，结果只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谁在那儿？”他又喊了一遍。“你要是在那儿就快出来吧，”他喊道，“我不怕。”他又喊了一遍，这次他说的是中文：“谁？谁？出来吧！我不怕。”没有人回答，只有楼下的百叶窗砰砰作响。“出来，你这个妖怪。你真以为英国人害怕狐狸精吗？”他把棍子垂放到旁边，用另一只手揉搓前额。“疯了，”他低语，“真的，真的疯了。上帝，我怎么睡得着……”他轻轻关上门，回到书桌前，过了一会儿，喝了杯白兰地后，他重新提起笔。

我仔细研究过最有利可图的努力重点，我认为是狮山。阁下在查看地图时会注意狮山的战略位置，它位于俄国和中国铁路建设活动的中心点。坐落于群山之间的狮山与广阔的大平原相比，是一个罕见的易守难攻之地。据说，在黑山部署一支精锐部队，就可以阻挡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这大概就是狮山有史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原因。商队中途休憩，也会选择这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他简要地描述了一番狮山的人口和经济状况，并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给狮山的道台作了一个小传。他描述了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外国人：铁路营地的工程师，巴比特—布伦纳公司的化学商人，以及那个怪异的传教士艾顿医生，他对后者期望甚高。然而，此人是否值得他的信任呢？他想起一桩怪事，有一次艾顿医生来北京的时候，某大臣曾专门为其设宴。窦纳乐爵士从来不跟其他传教士一同进餐，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于是他把这个差事交给别人去做，当时他也被叫去充数。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如此喜欢这个人，喜欢他的判断力和冷幽默。

艾顿对廉价恐怖小说和牛仔的故事极为着迷。这个传教士不太像个传教士。他应该推荐此人吗？暂时没有其他人选。他冒险赌了一把：“艾顿和道台是朋友，他们定期见面，讨论哲学和政治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把他们的友谊当成一块敲门砖。”

他终于写完了——差不多算是写完了，他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至少，窗外的聒噪声弱了些，走廊里也不再出现奇怪的动静。

狮山的道台可能成为这个地区的权力掮客，以及我们用来暂缓俄国势力的中间人。这个人冷酷残忍，腐败透顶，而且野心勃勃。最近，他尝试用现代战争方法训练他那个规模很小的卫戍部队。如果能得到阁下的认可、日本皇军的协助与军力上的支持，我相信我们可以轻松巩固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刘大光阁下将顺利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军阀……

他把脑袋耷拉在胳膊上，很快就睡着了。

第一章

衙门论道

土匪趁着天黑偷走了我们的骡子。

我们怎么才能把收获了庄稼运出去呢？

—— ※ ——

艾顿医生正向道台描述“山洞帮”的事迹。“布奇·卡西迪^[1]或许是个亡命徒，但并非缺乏教养之人。”道台斜躺在炕上，自鸣得意地端详着坐在身边凳子上这个穿教士服的洋人。随着丝绸的沙沙声和环佩的叮当声，一个丫鬟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往瓷杯里倒茶。“谢谢，亲爱的。”艾顿医生对着她优雅的背影点头说。“您听了可能会惊讶，其实，布奇·卡西迪是英国人，出身高贵，”他接着说，“他的父亲虽然是摩门教徒，但出生在兰开夏郡的阿克林顿。年轻的布奇可能运气不太好，没有被送到东海岸的好学校读书，但显然他受过正规的教育。毕竟，只有天资极其聪颖的人才能成功地策划并实施火车劫案。”

“这么说，抢劫火车是件难事？”道台喃喃道。

“哦，是啊，”医生说，“事先要做很多事情——制定时间表，在车站安排密探，在铁轨上放置可靠的障碍物……”

“等铁轨铺完了，我要警告士兵们提防这些强盗。”道台说。道台身体前倾，优

[1] 原名罗伯特·勒罗伊·帕克，美国著名的火车劫匪、银行劫匪，美国西部匪帮头目，后与太阳舞小子逃至南美，于1908年在一次枪战中被打死。

雅地呷着茶。在书房休息时，他会换上便装，灰白的辫子盘绕在脖子上，宽松的白睡裤的裤脚卷到膝盖。道台邀请艾顿在他府邸的私密处饮茶，说明二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很亲密的程度。

道台个子不高，微微有些发福，但宽阔的脸庞和健壮的体格会让人产生错觉。“橄榄球运动员那样的肩膀，”医生曾经对妻子内莉这样描述道台，“你可以想象他穿官服在衙门里的样子，面色阴郁，眉头紧锁，刽子手抱着短刀站在他身后。他面前跪着一个戴枷的犯人。道台琢磨着，究竟该打他一百大板，还是叫他人头落地呢。哦，他是个凶悍的人，没错，是个嗜血如命的人。虽然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和蔼可亲，但他有可能是你这辈子遇到的最可怕的无赖。”

“爱德华，你不是说他是个老头吗？”内莉紧张地问。

“对，他是个老头。据我所知不是六十，就是八十岁，但他保养得特别好。现在他依然骑马打猎，练习射箭。有一天，我看见他正在舞刀。在他手中，那把大砍刀轻如鸿毛，绕着头颈转来转去。他的身体动起来就像一个做慢动作的杂技演员，我猜那就是太极——你见过在河边晨练的人，但你肯定没见过有谁挥舞一块巨大的铁片打太极。后来，他把那把刀拿给我看，我几乎抬不动。他告诉我，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杀死一名太平军将领，这就是那个将领的刀。那把漂亮的刀上面装饰着玉石，刀刃如剃刀一般锋利，不知道砍下过多少颗人头。”

“我觉得你应该谨慎一点，”内莉说，“这个人听起来挺可怕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如果你……”

“他是我的朋友，内莉。”医生说。

医生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点子多、有文化。此外，道台似乎对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一切有无穷无尽的兴趣，而医生则能告诉他关于英国、帝国和欧洲，强国之间的权衡，科技发展，甚至军火方面的事情。当然，这些交流有利于加深理解和合作，对中国有好处，对大不列颠有好处，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毋庸置疑，对医院的成功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同样获益的还有铁路。医生已经被任命为铁路医官，他有责任奉承当地官员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既可以帮上大忙，也有可能妨碍这个有意义的项目的进展。

艾顿医生叹了口气，他意识到自己开小差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与道台谈话的间隙长时间思考的时候。他们讨论什么来着？当然是铁路，他在给道台讲“山洞帮”的故事。医生很高兴道台问到即将在美国竣工的大陆铁路项目。他可以趁此机